

(明)陶宗儀 等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說郛二種

Z121.4
1
:3

說郛二種

〔明〕陶宗儀等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陶九成輯

說鄂敘

說鄂

其題輪囷宛委山堂藏板

敘一

孔子述土蕡萍實於童謡孟子證瞽瞍朝舜之語於齊東野人則知瑣語虞初之流博

雅君子所不棄也天台陶君

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迨百氏

雜說之書二千餘家纂成一

百卷凡數萬條翦楊子語名

之曰說鄂徵余敘引閱之經

吳書闇浪聞斯被具答矣矣

月能補余攷索之遺學者得

是書開所聞擴所見者多矣

要之其博古物可爲張華路

段其覈古文奇字可爲子雲

許慎其索異事可爲贊皇公

其知天窮數可爲淳風一行

敘二

其搜神怪可爲鬼董狐其職

蟲魚草木可爲爾雅其記山

川風土可爲九丘其訂古語

可爲鈴契其究諺談可爲稗

官其資謔浪調笑可爲軒渠

子昔應中遠作風俗通蔡伯
喈作勤學篇史游作急就章

猶皆傳世况是集之用工深

而資識者大乎其可傳於世

無疑也雖然楊子謂天地萬

敘三

物郭也五經衆說郭也是五

經鄂衆說也說不要諸聖經

徒旁搜汎采朝記千事暮博

千物其於仲尼之道何如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及說約也 約則要諸道也 已

較正說鄂序

九成尚以斯言勉之會稽抱

撲遺叟楊維禎敘

傳玉齋錄聞之畏其間或入

頭書則來書未告與詩家之

敘四

風姿予舊與人而無有深識

因與蘇氏其後亦未嘗不發音

於貴傳相求督本末全又取

文人不盡雖有中興獻博出

新故皆去僉命人羅而遺我

未暇校正繼而屢爲司牧部

說鄂一百考乃元季寓吾松
南村天台陶九成取經史傳
記諸子百氏雜書之所編予

未嘗見成化辛丑予罷官歸

敘一

鄉於士人龔某家得借錄之

遍閱其中所載有足裨予考

索之遺廓予聞見之隘然字

多訛缺兼有重出與當併者

未暇校正繼而屢爲司牧部

使者借去分命人錄而所錄

之人不謹遇有字誤慮對出

被責輒將予舊本字塗改相

同以掩其過而字之訛缺者

加多予憤其人而無可柰何

敘二

通年以來借錄者頗簡遂欲
較正復遍閱之見其間編人
百川學海中六十三事學海
近在錫山華會通先生家翻
刊銅板活字盛行於世不宜

在此徒煩人錄於是以其編

入并重出者盡刪去之當併

者併之字之訛缺者亦取諸

載籍逐一比對訛者正之缺

者補之無載籍者以義釐正

敘三

之終歲手錄仍編爲一百亨
猶恐有未盡善畱俟後之君
子重較而刊行焉嗚呼九成
先生之編是書搜采萬事萬
物備載無遺有益後人已見

於會稽楊廉夫先生之敘矣

而予之較正經歷歲月竭盡

目力心思不知有益於後人

否乎因賦一絕云白頭林下

一耆儒終歲樓中較說鄂目

力心思俱竭盡不知有益後

人無予平生嗜書少而從父

宦遊江湖數年壯而出仕四

方廿九載耆老而歸休林下

十四年今年已七十有九所

敘四

收所錄書積萬餘卷貯之樓

中名其樓爲萬卷以資暇日

閱玩惜乎老耄無用於時欲

傳諸子孫而子孫不唯不能

讀抑且不能守而散之權豪

敘五

若不敘其意以貽後則予勞

心苦思較是書與素耽嗜書

籍之志何以表白於天下後

世哉故書其實附于廉夫先

生敘次倘後之人憐予志爲

之重較刊行則予雖老死亦

無所憾矣時

弘治九年歲次丙辰春三月

初吉

上海郁文博書

敍六

重較說郛小序

古今墳典重繁讀尤延之遂

初堂書目鄭渙仲藝文略靈文秘冊卷帙不可勝計蓋當

時文献故邦収藏鉅室梗槩

李叙一

略備而叢書家如陶九成說

郭最稱浩瀚凡山經地志書
畫方技虫草木胜說稗官
靡所不錄或猶惜其節略既

其殘闕內不無重複雜揉之

病然日月既遠本書失亡雖

存于見聞者什具二三而餘
篇不可問者亦已多矣且蘭

臺石室率寡完篇僅存空目

況責望于闕闈之家匹夫之

李叙二

力乎使時無纂輯將尺簡不

傳則節與闕又不足病也即

譬之隋唐懸購有闕書錄訪

書錄其功豈可誣哉昔孔明

讀書略觀大意淵明不求深

解子美讀書難字過不亦正

耐其殘而弗惜其闕已若徒

知襲藏而束置度閣以飽蠹

矣又安事完帙乎哉此書續

于姬安陶先生類采諸家說

李叙三

部兵燹之後煨燼殆盡余因

重定而付諸門人輩較梓之

俾四方博雅徵求者焉

順治三年歲次丙戌兩浙督

學周南李際期撰

重校說郛序

粵稽古籍自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荀謝任殷四部外六代以來弗傳于世單辭片語太平御覽廣記往往槩見後唯曾氏陶氏二書采輯猶近千餘家雖不無所節而博雅好古之士至今傳錄內如見聞則搜神述異十洲洞冥論議則瑣

序一

序二

言因話東谷道山考覈則鼠璞鷄肋資暇辨疑箴規則家訓世範勸善省心其談說理道或近于經紀述事蹟或通于史他若孟啟人事盧環忼懷詩話文編書評繪事藝蘭品菊酒經壺格諸餌飣小品又皆驗人墨客游戲筆端畸士幽人蒐羅宇外卽非名山石

室之鴻寶庶亦草野閒牕
之董狐總之聊寄其情有

裨于世而已或私懷不逞

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

軒筆錄天下萬世公論自

在要衡其實不爲所欺可

也至如僞編贗作無論阮

逸王銓之流卽昔傳三墳

七緯晁陳皆極精辨其妄

蓋玄黃廣莫亦所不廢然

序三

學士家尙惜陶氏舊輯要

不止此多存虛目無從考

補讐之洪景盧夷堅志四

百三十卷今僅傳五十卷

楮帙散逸亦不可得矣則

序四

闕者不足爲陶氏慨而存

者尤當爲藝林幸也今

國家武功甫定脩文治而

開太平首簡周南李君督

學兩浙兩浙文獻之地校

試之暇訪求遺書得華容

孫氏說郛善本因重授梓

蓋以板燬于辛酉武林大

火去今幾三十年是書復

開生面雖功在典籍而實

序五

忠在

朝廷可謂甚盛舉矣余苕

上還理疾陸園藥餌之餘

得獲檢閱以代七發遂解

俸佐剞劂氏且樂而引其

首

順治四年歲次丁亥春日

欽差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王應昌撰

序六

讀說郛

包衡曰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陶九成說郛用

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齊隨筆用

之弓音周一作
弓與軸同

何良俊曰經之流別爰有傳註史之流別爰有志載瑣碎猥雜多不可分故陶氏悉舉之

總名說郛云

又曰說郛收漢武飛燕太真杜蘭香等傳似

讀說郛

矣如春夢錄之類不可已乎雖然今人所著猥雜小種皆如陶氏悉錄則後世豈復有遺逸難搜之憾

黃平倩曰余讀說郛而知陶氏之纂不可廢

也其類廣其采博史則見聞時事掌不在官注則山經水衡志不列郡其裨益於國史郡乘不小唯錄子家數則自有全書經籍諸注似無深味宜刪此二弓以鹽官王氏所載學

矣

庸古本數種冠之則經史燦然而一函該舉來斯行曰說郛多斷闕而挂漏出入每欲補綴爲難不但舊本不存恐此後愈抄愈訛得

好事者梓而行之其誤字仍闕其疑如古之辨籀文其闕目仍存其名如隋之闕書目補正則俟四方藏書該洽之家於異日良快事

云

讀說郛

潘之恒曰上海郁氏序謂說郛重百川學海六十三事近有蕪錫華氏銅板活字盛行不宜存此徒煩人錄故盡刪削若然則以一書兩行奚其可必併入之庶復陶氏舊云

黃汝亨曰予每欲將說郛割掇從類則漁仲尚以段成式玉格入之玉類王鉉樹萱錄入之草木類貽咲後人故尤不易

又曰今世未刻唯冊府元龜說郛二書元龜

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修疎漏處正復不少矧說郛出陶氏一手無論抄錄訛舛恐當時亦未及詳証昔人云讀書耐訛字又曰誤書思之亦是一適當作是觀可矣

胡應麟曰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郛尚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餘大半湮沒矣

又曰尤延之遂初堂書目全載陶宗儀說郛

讀說郛

三

而卷數不存文簡在宋頗以博洽稱疎畧乃爾或陶氏所節也

又曰六朝宋虞之有妬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某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闕目尚具說郛

又曰白行簡三夢記劉幽求事皆實錄載陶氏說郛廣記夢類數事悉祖此假托也

又曰江隣幾襍志宋人極推今不傳畧見說

郭又曰諾臯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臯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諾臯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郛

又曰楊用修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爲證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希題趙飛燕別傳閱之乃知卽說郛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蓋讀說郛

四

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又曰余讀說郛至薛用弱集異記中山玄卿

銘精鍊奧古益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覩矣豈薛生能幻設乎余舊奇此作讀洪景盧隨筆亦以爲青蓮叔夜之流景盧擬作一

章未堪伯仲也

又曰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裡蘆花色折得荷花

水上遊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

傳第兩花字相犯當是抄錄之誤今說郛殊

無善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

所改定者惜此未經刊削云

說郛目錄

天白陶宗儀纂 姚安陶 振重輯

另第一

大學古本 經補

中庸古本 經補

大學古本 經補

中庸古本 經補

大學古本 經補

中庸古本 經補

說郛目錄

詩說 申培

詩傳 端木賜

詩說 申培

詩傳 端木賜

大學石經

古本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詩云緇蠻
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
大學生石經

大學石經

二

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
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人之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

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
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
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
知其味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

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
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
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
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
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
大學石經

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母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誓
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
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
人放流之逃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

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
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
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
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
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
大學石經